

纽约情殇

◎「美」·丹娃 著

虚华伪饰的生存氛围里，
不死的

是一颗寻求表情的内心。

熙熙攘攘的人潮中，

谁是你心中的泊岸？

◎ 中国文联出版社

纽约情殇

【美】J·L·霍姆斯 著

王德胜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（北京）

（1998年10月第1版）

（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）

（1998年10月第1版）

纽 约 情 殇

[美]

丹·布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纽约情殇/(美)丹娃著. - 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9.8

ISBN 7-80120-320-8

I. 纽… II. 丹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9295 号

● 纽约情殇

著 者/[美]丹 娃

责任编辑/牧 晴

装帧设计/赵 松

版式设计/牧 晴

责任校对/秦 真

经 销/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/北京宏飞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2 字数/270 千

版 次/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3000 册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

E-mail:huaq@public.netchina.com.cn

ISBN 7-80120-320-8/I.53 定价:18.60 元

金人元好问词曰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
人生不是一道数学方程，所以不能够试图用最简便的方式去求解。人生确乎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似与不似之间方为佳境。

写 在 前 面

人生百年，恰如白驹过隙，然这“一隙”之间的纵跃腾挪却演绎出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从故乡到异乡，从北京到纽约，人生可谓峰回路转，但依旧转不出一个“情天恨地”。

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虚华伪饰构成的生存氛围里，不死的是一颗寻求衷情与眷恋的心，熙熙攘攘的人潮中，谁是稳靠的身心泊岸？

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事情知道得多了，泪水也变得稀薄了，笑容也变得空洞了，没想到，这本书慢慢读来，平中见奇，令人击案，虽不是极绝之品，却硬是令人唏嘘赚人眼泪。因为，仔细掂量，弥足珍贵的还是那份得到或得不到的亦幻亦真的生死情。

——牧 晴

目

录

第一章 素女惊艳 (1)

花团锦簇，宝光四溢的晚宴，靓女俊男如云，一片五色琳琅之中，有女素面朝天，犹如喧闹的星空中一枚独自淡泊的静月。一双闪射欲望与诱惑的光芒的眼睛试图围捕她的丽影，这是一个男人与女人的故事，这故事演绎的是一道快乐方程式么？

第二章 “第三只眼” (53)

一方小小的舞台，闪回着瘦燕肥环的绰约姿影，在欢歌笑语的漩涡之外，一个孤悒沉静的女人恬然独坐，孰料第三只眼正在编织一张爱的网……哦，女人是水，但愿此时，女人如鱼。

第三章 金雀夫人 (96)

美丽的女人心中深埋着艰辛的经历，她美丽的眼睛掩映着不能轻易流淌的泪水。红尘万丈是无形的雀笼，美丽的女人无法从中逃逸，恨爱情仇原是绵绵无绝期，当她敞开自己的心



扉,那寒然开启的音声里有几分凄怆、几分幽怨、几分叹息?

第四章 “东线战事” (172)

一封封情意深切的信,托寄一颗祈望理解的心,孰料东线战事骤起,如幻的情爱已成前尘旧梦;恶意辱骂与诅咒宣告了一场不闻硝烟的口诛笔伐,这场“战争”将是个怎样的了局?

第五章 情关迷渡 (226)

经冬的浆果依旧贮满春天的绿色,都市中寂然的心灵,渴望生动的驼铃划破无边的寂寞与幽暗。问世间情为何物,教人才出情关,又陷迷津,即使是与狼共舞,那依然是些美丽的时光啊。

第六章 惊心门铃 (272)

夤夜而至的神秘老妪,诉说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惊心往事,这故事如霜似雪,凋落了初开的花,冰凝了苏轼的心,再次失去稳靠的女人,如何打点自己的心情上路。人也许原本不想游戏情感,但冷不防就会被情感所游戏。

第七章 倦鸟投林 (321)

西飞鸟鹊,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,世间最是漂流苦。倦鸟东归之途,曲曲折折,泪水透咽,离别时心伤的回眸,竟是生死攸关的一瞥。虽然不曾留下隔年相赠的诺言,但断弦却未必不会重弹佳音。

第八章 平淡是真 (362)

幻海情天,风雨几多,历经挫磨,才拥有一份半生缘、一世情,方悟到情到深处,平淡是真。

后 记 (373)



第一章 素女惊艳

花团锦簇，宝光四溢的晚宴，靓女俊男如云，一片五色琳琅之中，有女素面朝天，犹如喧闹的星空中一枚独自淡泊的静月。一双闪射欲望与诱惑的光芒的眼睛试图围捕她的丽影，这是一个男人与女人的故事，这故事演绎的是一道快乐方程式么？

尽管世人对纽约毁誉参半，但是一致地为她磊落旷达，决不矫情粉饰的诚挚风度而倾倒。

上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，科研大楼消化系研究室的灯光白昼一样灿亮。室内的沉寂，使窗外传来的百老汇大街上的警车呼啸更加刺耳。

林桑园静静地坐在实验台前的转椅上，专注地盯着台上那只U型试管中的兔肠组织片，仿佛什么事都未曾发生。

门在她身后轻轻启开。“行行好，我需要安静。”她头也没回，说。没人应答。只有一缕古龙香水味飘过来。她皱起眉，转过头，只见本系副教授史蒂夫正在门口进退犹豫。“哦，抱歉。我以为是彼得徐呢。”她淡淡一笑，又问：“您有事？”“没事。路过看见这里灯光太亮，以为都忘了关掉。”史蒂夫优雅地微笑说，走了过来。“深更半夜了，还不休息？”他问，又俯身



观看管中那片组织。“菲尔德教授一向对实验数据要求极高。”他看了桑园一眼，说。“我知道。为了数据的可重复性，每一步我至少反复做二次。”桑园沉静地答道。不知是那股香水味太呛，还是史蒂夫离得太近，她觉得很不自在，便轻轻在转椅上退开去。“回去时路上当心。一楼有校警，可以护送你。”史蒂夫没察觉她的小动作，关切地说着走出门。

桑园瞥见他圆臀轻摆的女性体态消失在门外，失声笑出来。她一来就听说他是本系最年轻有为的博士兼副教授。她却为他的女性面貌而惊诧。虽然他像绝大多数白种男人一样，汗毛一路浓重地铺到颈部喉节和手指第一关节，面孔却像朝霞映白雪一般娇艳。那双晴空一样碧蓝的眼睛，阳光一样轻柔的金发，配上希腊式完美的直鼻，珊瑚红的柔唇，还有言谈间自然流露出的妩媚娇嗔，总让她想到俄国诗人笔下的穿西装的希腊女神。

“他可是名花有主的。”台湾籍同事、实验员彼得徐不只一次这样对她说。他指的是史蒂夫的副手，印度籍棕色美女苏贞娜。桑园也发现，无论史蒂夫在哪儿，苏贞娜都前后脚地跟着。有一次，史蒂夫正在帮桑园调节试剂酸碱度，苏贞娜带着敌意傲慢的神情走过来，几近无礼地重撞了桑园一下。“这黄妞在吃你的醋哩！”彼得窃笑着对她说。她不屑理会苏贞娜，也懒得搭理他的戏谑。

这位彼得徐长得高大伟健。桑园原以为他是来自大陆的北方汉子。后来大家用中文聊天，才听出他那一口台湾国语。“你老家是东北？”她友善地问。“东北呀。我老爸是张学良的部下。”他忍俊说。“怎么样，我很会相面吧。”她得意洋洋说。“骗你呢！我爸是湖南骡子。”他快活地大笑说。“看你这块头儿，可不像湖南人。”“别忘了，你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湖南人，他也有六英尺的身高呀。”



亲不亲，故乡人。只身在异国，只要是同一个祖宗，说着同一种语言，都给桑园故乡亲人之感。她和他相处原本十分自然随意。她甚至有些喜欢他亲切幽默的谈风。可是今天发生的事，却搅乱了他俩之间的友好。现在，尽管他离去半个多小时了，她仍然余怒未消。

事情发生在下班以后。彼得本来走得很早。不知怎地，他在八九点钟左右又弯回来。只见他衣冠楚楚，油光水滑。“彼得，瑞仙在找你吧？我才见她急急忙忙，提着手袋从她那边实验室出去。”桑园打量他一眼，估计他俩可能有约会，又说：“大概她才出大门，快追还追得上。”

这位瑞仙，也是来自台湾，已经拿到博士帽。她有南国女子典型的样貌。皮肤并不白皙，却像缎子般的细腻。五尺二寸的身高，不臃不肿，十分俏娇玲珑。尤其是那双黑白分明、转盼生情的双眼皮大眼睛，更有一番风情。她把一头乌黑的头发剪成时兴的男孩子样，流露出活泼刚强的个性。桑园一来就喜欢上这个柔中显刚的女子。共同的母语，很快使她俩推心置腹。甚至有一天，瑞仙私下问她，彼得是否会嫌她身高不配。桑园认真地告诉她，以她这样高的才情，配彼得这位中级技术员大有富余。女才郎貌，有何不妥。何况瑞仙的容貌也十分可爱哩。

“她走就走了吧。我还有点事要做完。”彼得徐说着，脱掉西装外套，走到自己的实验台前坐下来。

桑园的座位正在彼得徐背后。隔着实验台，她看见他翻箱倒柜般地乱忙活，不禁摇了摇头。她到这里做博士后研究不久，就亲耳听到，也亲眼看见他做起事来多么草率、不尽心。“他怎么会保住这份工作的，奇怪。而且萝珊还挺欣赏他。”她曾听见两个同室的工作人员窃窃私语。萝珊是本实验室主管，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白种女人，常把染得金红的长发扎



成马尾，走起路来甩呀甩的。因为她长得人高马大，脚步又快，常常是胸脯在颠，臀部在颠，头发在甩，实在令人目不暇给。彼得徐当面对她赞美不已，背后笑指她是匹“苏格兰母马”。桑园认为彼得徐保住工作的窍门是为人幽默开朗、做事麻利快。尽管出错不少，但他有时间更正。

“聊点儿什么吧，静得闷人。”彼得徐似乎已经把手头的事告了个段落，转过身来对桑园说。“我可没你的本事，可以边聊边做。再说，这个仪器还跟我认生，不太听使唤呢。”桑园笑笑说。“那我帮你做点儿什么，你好早些下班。”彼得徐说着走过来。“别，”桑园伸张双臂，做出护围仪器的样子，“我可不愿让它乱了套。”“哟，才来几天，就比不上老一辈人啦？”彼得徐一脸伤心地说。桑园立刻感到有些歉意，忙说：“不是的。我是想，瑞仙可能还在等你，快去找找她。”“无所谓。她等不到我，就会回家。常事啦。”他说着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“你们怎么不事先联络好？”桑园有一搭无一搭地问。“怎么联络？在这里说中文，美国人不高兴。说英文吧，我又不愿意让他们听见是私人约会的事。”“你们两家总有电话呀。”“哼，别提她家了。哎，我说，换个话题好不好。”然而，两个人都不开腔了。

“我说，你还要做多久？”静了一会儿，彼得徐沉不住气，问。“早呐，干嘛？”桑园眼睛看着仪表显示出的数据，边抄边说。“明天再接着做吧，连我都看累了。我带你到大学餐厅跳舞去。你还没去过吧。都是年轻人，热舞。”彼得徐眉飞色舞地说，眼里闪出兴奋的光彩。望着眼前神采飞扬的俊脸，耳边又是这样热切的邀请，桑园感到心里一阵悸动。但是她没有晕浪，只轻轻嗽了嗽喉咙，淡淡地说：“谢谢，我不想跳舞。”“嫌我这舞伴不够帅？”“哪里，你是太帅了。”“怎么帅法？”他俏皮地歪着头问。见他不提跳舞的事了，桑园放松下来，随口说：“你嘛，有张有棱角的脸，眉毛又粗又浓，鼻子挺直，下巴坚



硬……”说着，她突然愣住了。眼前这张脸，竟使她联想起一张照片。那是贺天庸二十年前工作证上一张免冠正面照片。她和他从结识到结婚，不过三四年前的事，她没有机会看见他青壮年时期的样貌。那张仅存照片向她展现出一个天之骄子的青春俊朗。她爱那照片爱得痴迷。每当现实中的人使她失望、痛心时，只要把照片放在眼前，深情地注视着，轻轻地吻一吻，触伤的心很快被一缕柔情抚平，生活似乎又有了生趣。贺天庸回国后，她把照片摆在床头柜上，时时看见，就不感觉单身孤影了。“难怪第一次看见这位彼得徐时，觉得像在哪里见过哩。”桑园回想起几个月前，她和丈夫离开来美第一站——旧金山，应菲尔德教授之邀，来纽约参观这个著名的研究所时的情景。出于友善，教授向他俩引见了实验室里唯一的中国人，彼得徐。桑园一见他，就觉得眼熟，心里着实奇怪了一阵。

“嗨，你在跟琼瑶学舌吧？”彼得徐嘲讽的语气把桑园从梦态拉回现实中来。“什么有棱有角啦，自卑又高傲啦，什么潇洒英俊又是个大流氓啦。她笔下，尽是一些矫揉造作，无病呻吟的男女。就为收割中学小女生的午餐钱，还搅得她们春心荡漾。没想到你这大陆来的大医生，名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生，还读这种，这种，”彼得徐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形容词，拍了拍前额，“哦，借用你们大陆文革时一句话，这种大毒草，应该批判。你还读它，真无聊吧。”一提及文学小说，桑园不由得精神一振，说：“古人云，开卷有益。任何书，只要有人肯买，就有了一定价值。如果有不少人肯买，就更是一种不小的成功。我觉得琼瑶的文笔旖旎委婉，自有迷人之处。”“当心啊，别被她的胡扯搅乱一池春水呀。”“笑话！我早过了而立之年，心如止水久矣。”“这话我信。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，我发现你很像它。”彼得徐说着手指窗外。桑园顺他手指方向望出去。窗外，

那座黑糊糊的高大旧军用库上，一面美国星条旗正在迎着夜风高高飘动。远远望过去，似乎墨蓝的夜空也在它下面。夜空悬着一弯下弦月，冷冷清清地映着点点寒星。“你就像星条旗下那弯冷月，可望，不可及。”他的语声变得轻柔，甚至带些忧郁。“怪有琼瑶味哩。这可不像自命粗犷豪爽的彼得徐呀。”桑园故作轻松地嘲笑说，想借以掩饰心中突然涌起的紧张不安。说完，她决心再不开口，专心地核对起实验数据来。

“夜幕上的群星个个闪烁迷人，月亮却比她所有的姐妹更晶莹静谧。她知不知道，她傲岸的冷淡，吸引了多少男人虚荣的目光。”彼得徐兀自立在窗前，像梦呓，又像做诗，对着那弯冷月吟颂。桑园感觉一阵燥热，真想冲过去把紧闭的窗户推开，呼吸外面清凉的夜风。但她没有动，只是抿紧双唇，微皱双眉，眼睛仍在数据间严格巡视。

“你想过爱情的真谛是什么吗？”彼得徐的目光从望着窗外转回来望着桑园，问。他这种极端跳跃的思维和黑眸中毫不掩饰的热烈强焰，使她感觉到一种逼迫的优势威力。她着恼地看了他一眼，用力地掀起一页页实验记录纸，用哗哗的纸声作答。“有人说，懂爱的人把爱收藏在心灵深处，不愿示人，就像犹太人收藏古董一样。又有人说，懂爱的人只重视付出，不计收获，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。”彼得徐似乎并不真心期望桑园回答，也好像没注意她的不耐，径自说下去。“还有人说，爱是一种燃烧，是焚焦灵魂的烈火。也有人说，爱是繁华绚丽的乱丝，给人感觉很美，理起来就叫人头痛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想知道我的看法吗？”他瞟了桑园一眼，见她连眼皮都不抬，便微微一笑，转眼望着窗外幽幽的暮色，说：“在我看来，爱情就是男女两群傻子，在等待着受骗，而且希望被骗得越久越好。有一首有名的怨妇之歌，就叫《为什么骗我不骗到底》。所以，”他轻咳一声，提高音调说：“所以，爱就是骗。或者



被人骗,或者自骗自。”

桑园实在听不下去了。她一向欣赏他那颇富磁性的声音,现在变得十分刺耳。“我真为瑞仙难过。”她恶狠狠地说。“我也为她难过。”他悠然回道,“我跟她一开始就说过,不要过早地想如何套牢我。我太容易被女性美吸引,我指的是各式各样的,不是单一的。所以,我叫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别太认真。但她似乎不在意我的警告,倒像在一门心思要改变我。”“你这样不在乎她的感情,不是太不公平了吗?”“男女感情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可言。我自认我对她是诚恳的、真心的。我需要她,却不愿就此牺牲我的自由。她应该体谅。凭心而论,”他斟字酌句,“她是个善解人意,柔顺宽容的好女人。可是,她的父母就太不通情达理了,总是软硬兼施,恨不得明天我就娶了他们的女儿。算了,不谈他们。聊聊你吧。”他又把目光转向桑园,“你来这里好几个月了,我一直还没机会好好了解你呢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了解我。我是有……”桑园气哼哼抬起头说着,突然停顿下来。她的眼睛正遇上彼得徐那居高临下,果敢又锐利的目光。像是触了电,她避开那灼人目光,不再说下去。“你是想告诉我,你是有丈夫的女人?”他轻笑一声,说:“这我早知道。有什么关系,我们可以像熟人一样互相了解嘛,如果你现在还不准备跟我称朋道友的话。”听他说得轻松无邪,她的神色也稍稍松快了些。“这就对了。真奇怪,中国女人总把什么都看得严重得不得了。连你这种貌似超尘的女性,都不能免俗。”“听你的口气,倒像个美国男人在评论中国女人。”“美国是个赤、橙、黄、白、黑,人种大杂烩的国家,你指的是哪一种?”“你认为你像哪一种?”谈话显然转为轻松了。“我嘛,”彼得徐就近拖过一张转椅,坐下来,“让我想想。赤和橙代表拉丁美洲西班牙裔,或者印度、中东移民。他们比较凶

顽。我绝对不像他们。”“种族偏见！”“嘘，安静些。听我说。对与不对，你迟早会有体会。”他像长者似的驱身轻轻拍拍她的肩头。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她白了他一眼说。“嗨，还‘男女授受不亲’哩。九十年代了，小姐。”他笑着说，却自动把转椅退后好远，“行了吧。再说黑色人种，有些粗蛮，更不像我。所以，我是介乎黄、白人种之间。”“怎么讲？”“鄙人具有东方男人的沉稳练达，又具有白种男人的强健体魄。”他说着站起身，弯臂攥拳，马步开弓，摆出竞赛场上健美先生的姿态。“这可不是我自夸，”他一面搔首弄姿，顾影自怜，一面不无得意地说，“萝珊和瑞仙都这么讲。对了，你刚才不也在赞赏我吗，什么粗眉毛，直鼻子，……”“那怎么算赞赏，”桑园心虚地高声抗议，“粗眉直鼻的人多了，也不见得个个是美男子。钟馗……”“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”他特征性地直截了当问，并且毫不犹豫地走近她身边。一双幽黑深邃的眼睛，有力地看进她张惶的眼睛里。“他的眼睛是他的秘密武器。”她在心中警告自己，就扭过头去，避开那魅人的目光。装作没听见他的问话，她站起来调节U型管。“嘿，我又忘了。你林小姐是位有老公的女，女共干，哪能目光乱视，心怀脱兔呢。”彼得徐突然显得滑稽又冷淡。“你说我是女，女什么？”林桑园没听懂他加给自己的称号，好奇地转过脸问。“女共干呀。你们大陆来的女人都是共产党的女干部嘛。”“你才是男国特呢，国民党的特务。”桑园又好气，又好笑。“正好，咱们国共合作吧。”彼得徐突然做出要拥抱桑园的架式，惊得她差点撞翻正在进行反应的U型管。她连同身下的转椅一下子弹开，却正撞后面的墙，又弹滑回来。彼得徐忙迎上去，稳住还在打滑的转椅。“别紧张，我从来不当侵略者，”他的眼睛安详地直视着惊疑未消的桑园说，“除非对方甘愿。”他那双大有深意的笑眼闪亮着，语音特别轻柔、悦耳，是感情充沛的男子特有的中音。桑园一阵战栗。



她看到那双如此接近的眼睛里，正跃动着炽热灼热的火焰。那焰光正在升腾，并且直入她的灵魂深处。她着了魔似的，身不由己地移向那火焰，猛然，她看见一个小黑点正颤动在那明亮的焰光中。“哦，飞蛾！”她在心里哀叹，“可怜的小东西。不是它不怕火，而是那焰光太诱惑了。”当她认出那小黑点是自己秀美的小脑袋的影像，自制力马上恢复了。她用因为激动而冰凉的手，抹顺拂在灼热脸庞上的发丝，冷峻地直视着他说：“如果你不愿意看到不愉快的场面发生，请你现在就离开。”

彼得徐被她那突来的矜持而严厉的神色弄呆了。她一分钟前还像羔羊一样温柔迷惘的眼睛里，闪出了困兽犹斗的凶恶光芒。他不由自主退开些。但他立刻又微笑了，令人察觉不到的嘲弄的微笑。他深深地迷上了自导自演的这场探戈进退舞步似的调情游戏。“她这样欲迎还拒，矛盾挣扎。一张俏脸，红了又白，实在动人。”他在心里暗暗赞赏，“现在多的是那种见面就宽衣解带又投怀送抱，没等坐稳就自动上床的‘快餐型’女人。眼前这位，可要考验我的智商了。”心里激起必取的雄心，脸上便又笑嘻嘻了。他对自己灵活的调情手法充满自信。对女人曲意奉承，他可以做得完全不露痕迹，真诚自然。在朋友中，他能傲视群雄，又备受钦敬，不就是因为自高中起的情圣封号吗。以自己高大健帅的外形，加上无师自通的柔情浪漫，再坚强的女人怕也攻无不破。

当他的嘻嘻笑脸遇上桑园已经变得冰冷的目光时，他就明白今晚该收摊了。但是，她那双炯炯发光的秀美而傲慢的眼睛，更坚定了他必得的决心。“你真不该对我生气，”他语气轻柔，委屈中带有责备，“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魅力多让人难以抵挡。我这么喜欢你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”他深信这几句怨中含情的话能让桑园听进去，并且回味一阵。

